基于微博数据的“空巢青年”情绪表达特征探究

王亚猛[1,3]　刘佳丽[2,3]　王静文[2,3]　臧奋英[2,3]　于祎雯[2,3]　朱廷劭[3]*
[1]（中国科学院大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 北京 100049）
[2]（中国科学院大学心理学系　北京 100101）
[3]（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　北京 100101）

摘要：
[目的] 利用微博数据探索”空巢青年“与”非空巢青年“情绪表达的特征。
[方法] 本研究根据微博用户的活动状态，从 100 万活跃用户中选出”空巢青年“组和“非空巢青年“组，比较两组用户在所发微博中情绪表达的差异。
[结果] 从独立样本 t 检验和双因素方差分析的结果中可以看出，“空巢青年”和“非空巢青年”情绪表达存在明显差异，根据地域和性别划分可以发现在情绪表达上也都存在差异。
[局限] 词频分析与用心理测量量表测量的情感无法完全等同，基于微博数据的词频分析虽然提供了一种高效的分析方法，但不能完全替代严格的心理测量。
[结论] “空巢”状态会影响情绪表达；“空巢青年”更倾向于表达内心的情绪。
关键词：空巢青年;微博;大数据;情感表达
分类号：TP393

Research o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Emotional Expression of "Empty Nest Youth" Based on Weibo Data

Wang Yameng[1,3]　Liu Jiali[2,3]　Wang Jingwen[2,3]　Zang Fenying[2,3]　Yu Yiwen[2,3]
Zhu Tingshao[3]*
[1](School of Computer Science and Technology, University of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Beijing 100049, China)
[2] ((Department of Psychology, University of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Beijing 100101, China)
[3]((Institute of Psychology,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Beijing 100101,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Explor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emotional expression of "empty nest youth" and "non-empty nest youth" using Weibo data.
[Methods] This study selected the "empty nest youth" group and the "non-empty nest youth" group from 1 million active users which are based on the activity status of Weibo users, and compared the differences in emotional expression between the two groups of users in the Weibo.
[Results] From the results of independent sample t-test and two-way analysis of variance, it can be seen that the emotional expressions of "empty nest youth" group and "non-empty nest youth" are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According to regional and gender division, it can be found that there are also differences in emotional expression.

[Limitations] The word frequency analysis is not completely equivalent to the emotion measured by the psychometric scale. Although the word frequency analysis based on the Weibo data provides an efficient analysis method, it cannot completely replace the strict psychological measurement.
[Conclusions] The "empty nest" state affects emotional expression; "empty nest youth" tends to express inner emotions.
Keywords：empty nest youth,Weibo,big data,emotional expression

1 前言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推进，青年人离开家庭、独自生活的现象越发常见。据通统计，2015 年我国一人户家庭占总家庭数量的 13.5%，相比 2006 年增长了 5%。这些独居者是空巢青年最大的来源。2016 年 9 月，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通过问卷网对 2000 人进行调查的数据显示，64.3%的受访者表示自己身边的“空巢青年”很多，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空巢青年”群体的规模状况，“空巢”日渐成为青年一种重要的生活方式和居住安排。“空巢青年”一词最早来源于媒体报道，后来在渐渐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当前研究主要集中于社会学方面的研究，心理学研究相对较少。

所谓“空巢青年”，指的是年龄在 20-35 岁之间，受教育程度较高，在大城市拥有一份比较体面的工作，远离亲人、独自居住的年轻人。有学者认为，空巢青年可以进一步划分为不同的类型。按照独居的动机，可以分为“主动空巢型”和“被动空巢型”，前者指的是自己选择独居，习惯和享受独自一人的生活方式；后者指的是由于工作、个人等条件不得不独自一人生活。按照交流情况，可以分为“外部导向型”和“内在导向型”，前者指的是虽然独自一人居住，但是积极上进、乐于交往，并且交往方式不仅限于网络通讯，还和他人进行面对面的社交活动；后者指的是性格内向、不善交际，喜欢独自一人生活，不管是在家中还是出门都倾向于进行自己一人便可以完成的活动。按照心理状态，可以分为“积极空巢型”和“消极空巢型”，前者指的是拥有积极的心理状态，因为自己的理想抱负、提升自我、追求卓越而独居的青年；后者指的是因为逃避束缚，希望拥有无人约束、自由任性的生活而独居的青年[1]。

根据空巢青年的分类不难看出，“空巢青年”可能存在两种极端。有研究者认为“空巢青年”的主要特征有受文化教育程度较高、独立自主观念较强、自尊自信意识较强[2]；也有研究者持相反观念，认为“空巢青年”孤独寂寞、生活窘迫、社交单一[3]。一项人口调查研究显示，“空巢青年”在工作方面工作时间短、收入低、生存压力大；休闲娱乐方面活动较为单一、参与组织和活动较少，存在一定的自我封闭性；生活方面满意度较低，相对剥夺感较高。但是另一方面“空巢青年”也显示出了城市归属感较高、生活控制感较高，并且在心理健康状况上也没有表现出高度焦虑、紧张、沮丧等消极情绪[4]。一项采用访谈法的研究也表明，“空巢青年”虽然在实际生活中处于“独居”的状态，但仍然和父母家人保持着频繁、紧密、双向的沟通，情感连接并没有因为空间阻隔而减少，甚至独居在外更加深了子女和父母之间的情感依赖。并且，独居并没有阻断“空巢青年”的社交活动，即使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他们也会通过线上线下活动，不断构建并维系与朋友或同事的社交网络[5]。

当下中国“空巢青年”群体的大规模形成，是频繁的社会流动、变革的婚育

观念、非传统的生活方式和独生子女政策综合影响和交互作用的产物。“空巢青年”的出现不是偶然，而是社会、家庭、个体三者共同促成的必然结果。但是，“空巢青年”虽备受关注但深度解读和分析却不多。目前针对“空巢青年”的研究主要是由媒体舆论界进行，“空巢青年”的心理状态究竟是怎样的还需要进一步的研究来进行澄清。以往的研究虽然得到了一些结果，但相对而言数据量较少，未必具有代表性。另外访谈的方法也可能会因为社会赞许性而作出未必真实的作答。而微博是一个人们可以自由表达情感、态度、生活状态的方式，根据表达的内容可以推测一个人的心理状态。因此，本研究旨在利用大量微博数据，探究“空巢青年”和“非空巢青年”在情绪表达上的差异。

“空巢青年”最重要的特征之一就是离开家庭，在外独居。Russell，Peplau 和 Cutrona[6]等人的一项研究表明，大学生认为离开家人和朋友是孤独感最重要的来源。离开家庭可能会对家庭亲密度有所影响，而家庭亲密度又会影响个体的情绪和行为方式[7]。家庭功能、孤独感和情绪表达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8]。对于缺乏和家庭的密切联系、可能受到孤独感困扰的“空巢青年”来说，情绪表达的诉求可能更高。“空巢青年”的另一个特点就是现实社交范围较窄。“使用—满足”理论认为，当一个人在日常生活中缺乏足够多或者质量高的人际关系，那么他会更倾向于在网络中寻求建立人际关系，以满足交往的需求，弥补和缓解现实中由人关系带来的情绪问题[9]。实证研究发现，存在人际交往困难的大学生更可能手机成瘾，并且表达抑制更弱[10][11][12]。因此，我们预测，“空巢青年”在微博上的情绪表达会多于“非空巢青年”。

在网络上通过人际互动实现情绪调节被称作“网络情绪调节”[13]。在微博上进行表达是和网络情绪调节中的“网络情绪宣泄”较为类似。以往研究大多关注负性网络情绪表达。情绪心理学家艾克曼和弗里森认为人的情绪主要为：愤怒、快乐、恐惧、惊奇、厌恶、悲伤。“空巢青年”和“非空巢青年”在积极情绪上的表达是否存在差异，对于基本情绪的不同维度在表达上是否存在差异，都是值得研究的问题。

个体在情绪表达上是否存个体差异也是研究者关注的问题之一。一般经验认为情绪表达存在性别差异，女性更容易进行情绪表达。但研究的结果还存在着不一致性[14]。在网络情绪表达上，有研究发现大学生不管是在日常生活还是网络之中情绪表达都没有性别差异[13]，但也有研究发现女性大学生更多使用“情绪宣泄型”网络情绪调节方式[15]。在使用量表作为工具的研究中，甚至发现男性在焦虑、抑郁和孤独感表达上甚至高于女性[16]。那么“空巢青年”内部在情绪表达上是否存在性别差异，也是本研究关注的问题之一。另有研究表明文化背景也会造成情绪表达的差异，在集体主义文化下抑制情绪表达是更为可取的行为，而在个体主义文化则恰好相反[17]。“水稻理论”的出现则又将整体倾向于集体主义文化的中国进行了南北划分，认为北方种植小麦的人更像西方，南方种植水稻的人更像东方[18]。因此，本研究也关注来自南北不同地方的“空巢青年”在情绪表达上是否会存在差异。

总结来看，本研究关注三个问题：（1）“空巢青年”和“非空巢青年”在各个维度的情绪表达是否存在差异；（2）不同性别的“空巢青年”和“非空巢青年”在情绪表达上是否存在差异；（3）不同地区的“空巢青年”和“非空巢青年”在情绪表达上是否存在差异。我们预测，“空巢青年”在各个情绪维度上都会比“非空巢青年”有更多的表达。“非空巢青年”在情绪表达上没有性别差异，“空巢青

年”在情绪表达上存在性别差异。“非空巢青年”在情绪表达上没有地域差异，“空巢青年”在情绪表达上存在地域差异。

2 研究方法

2.1 数据获取

研究使用数据均来源于新浪微博，获取数据主要方法为通过 Python 程序调用新浪微博 API 接口。

本研究旨在对比探究“空巢青年”和“非空巢青年”在情绪表达上的差异。因此，首先需要在全部微博用户中筛选出这两个目标群体作为被试，而后，分别获取两组用户的微博数据展开文本分析。具体而言，本研究涉及数据的获取过程主要分为两阶段：

（1） 用户筛选

“空巢青年”组与“非空巢青年”组入组需满足条件：1）年龄在 20-35 岁之间，即微博资料中出生日期在 1983-01-01 到 1998-01-01 之间；2）在距今 6 个月（即 2018 年 5 月 21 日）之前发表过包含关键词内容的“目标微博”，选定的关键词如表 2-1 所示。

表 2-1 “目标微博”选定的关键词

“空巢青年”组	**“非空巢青年”组**
空巢青年	住一起+父母
独居青年	住一起+男朋友
空巢+我	住一起+女朋友
独居+我	室友
	住一块+父母
	住一块+男朋友
	住一块+女朋友

通过 Python 爬虫程序爬取符合要求的微博用户，同时获取该用户基本注册信息，包括性别、年龄、所在地区、是否认证、粉丝数、毕业学校等。

该阶段共爬取到“空巢青年”组用户数据 5306 条，“非空巢青年”组用户数据 56000 条，两组数据量差异较大，为排除性别影响，便于后续对比分析，本研究依据“空巢青年”组用户的数量与性别比例进行匹配，也就是说从收集到的“非空巢青年”组用户数据中随机抽取与“空巢青年”组等量等比例的男女被试。

（2） 爬取微博文本

完成两组用户筛选之后，分别爬取每一用户在发表“目标微博”之前、之后 6 个月内的全部微博内容，各用户这共计一年的全部微博内容将作为后续文本分析的对象。

2.2 数据处理

原始数据去重、去空等必要的数据预处理操作在数据准备阶段完成。此外，由于转发微博的内容并非用户的自我表达，因此在分析中剔除转发微博，只保留原创微博和转发微博中的原创部分。

在数据处理阶段，首先引入 TF-IDF 方法对每组用户中每位用户的全部微博

内容进行分词操作，并进行初步的词频统计。

而后，本研究采用大连理工大学构建的情感词汇本体[19]对用户微博内容进行情感分类分析。该方法将情感分为 7 大类、20 小类。具体如表 2-2 所示。

表 2-2 情感分类分析

编号	情感大类	情感类	例词
1	乐	快乐	喜悦、欢喜、笑眯眯、欢天喜地
2		安心	踏实、宽心、定心丸、问心无愧
3	好	尊敬	恭敬、敬爱、毕恭毕敬、肃然起敬
4		赞扬	英俊、优秀、通情达理、实事求是
5		相信	信任、信赖、可靠、毋庸置疑
6		喜爱	倾慕、宝贝、一见钟情、爱不释手
7	怒	愤怒	气愤、恼火、大发雷霆、七窍生烟
8	哀	悲伤	忧伤、悲苦、心如刀割、悲痛欲绝
9		失望	憾事、绝望、灰心丧气、心灰意冷
10		疚	内疚、忏悔、过意不去、问心有愧
11		思	相思、思念、牵肠挂肚、朝思暮想
12	惧	慌	慌张、心慌、不知所措、手忙脚乱
13		恐惧	胆怯、害怕、担惊受怕、胆战心惊
14		羞	害羞、害臊、面红耳赤、无地自容
15	恶	烦闷	憋闷、烦躁、心烦意乱、自寻烦恼
16		憎恶	反感、可耻、恨之入骨、深恶痛绝
17		贬责	呆板、虚荣、杂乱无章、心狠手辣
18		妒忌	眼红、吃醋、醋坛子、嫉贤妒能
19		怀疑	多心、生疑、将信将疑、疑神疑鬼
20	惊	惊奇	奇怪、奇迹、大吃一惊、瞠目结舌

借助这一情感词汇本体词典，对分词后的用户微博内容进行情感词汇分类统计，各类情感词的词频统计结果作为用户情绪表达的特征参与后续对比分析。

此外，为满足后续数据分析对于用户地域的要求，本研究采用以秦岭-淮河为界的南北地域划分方法，依照用户基本资料中的“所在地区”对各用户进行地域标记，具体省级行政区与地域对照关系如表 2-3 所示。

表 2-3 省级行政区与地域对照关系

地域	省级行政区
南方	江苏、安徽、湖北、重庆、四川、西藏、云南、贵州、湖南、江西、广西、广东、福建、浙江、上海、海南、（港澳台）
北方	山东、河南、山西、陕西、甘肃、青海、新疆、河北、天津、北京、内蒙古、辽宁、吉林、黑龙江、宁夏

2.3 数据分析

与研究问题相对应，数据分析逐层展开。首先，通过对“空巢青年”组与“非空巢青年”组的各类情感词词频统计结果展开独立样本 T 检验，可以直观展现出两组用户整体情绪表达上的差异。而后，从地域、性别两个方面切入，对用户进

行更为细致的划分，从而进一步深入探究“空巢青年”组与“非空巢青年”组用户情绪表达上的差异，这一过程通过双因素方差分析和简单效应分析实现。

3　结果

3.1 空巢组和非空巢组在七种类型词汇表达上的差异

空巢组和非空巢组使用“好”、“乐”、“恶”类词汇的频率多,使用“惊”、“惧”、“哀”、“恶”类词汇的频率比较少。对比空巢组和非空巢组在七类词汇使用上的差异，独立样本 t 检验表明，空巢组和非空巢组在“好”，“惊”，“惧”，“恶”，“哀”词汇的表达上显著，空巢组这些词汇的表达显著高于非空巢组，t（7829.6）= -7.98, p < 0.001; t（9380.8）= -2.59, p = 0.01; t（9788.5） = -3.54, p < 0.001; t(7897.3)=-6.52,p < 0.001; t(7077.2) = -2.2886 ,p = 0.022,空巢组和非空巢组在“乐”，“怒”词汇的表达上不显著，t（10154）= -0.60 , p = 0.56; t(10303)=-1.9373,p = 0.05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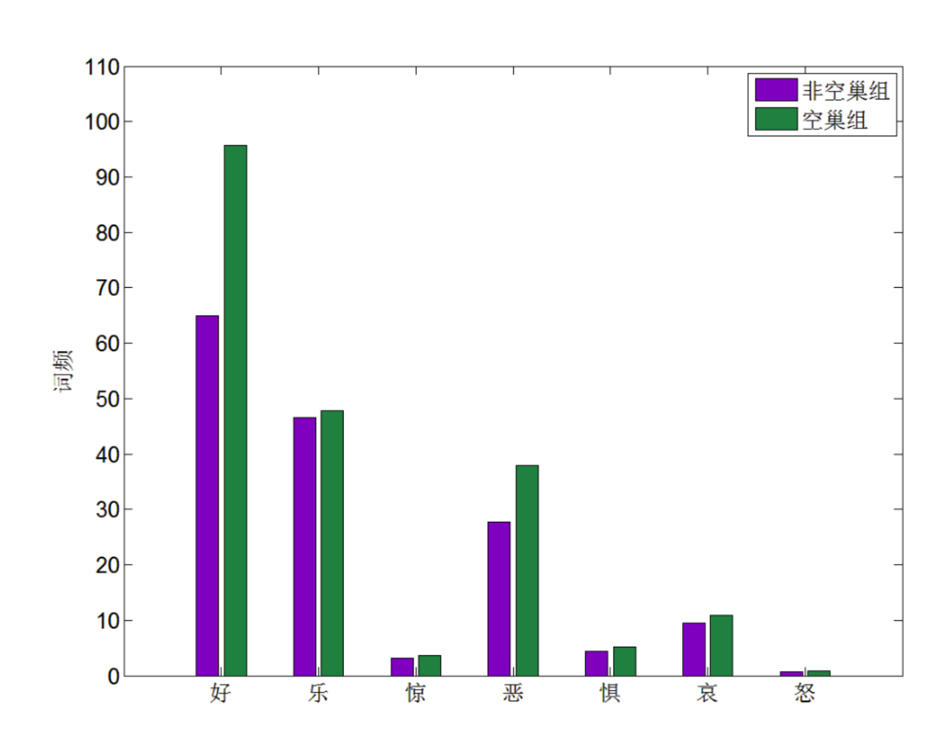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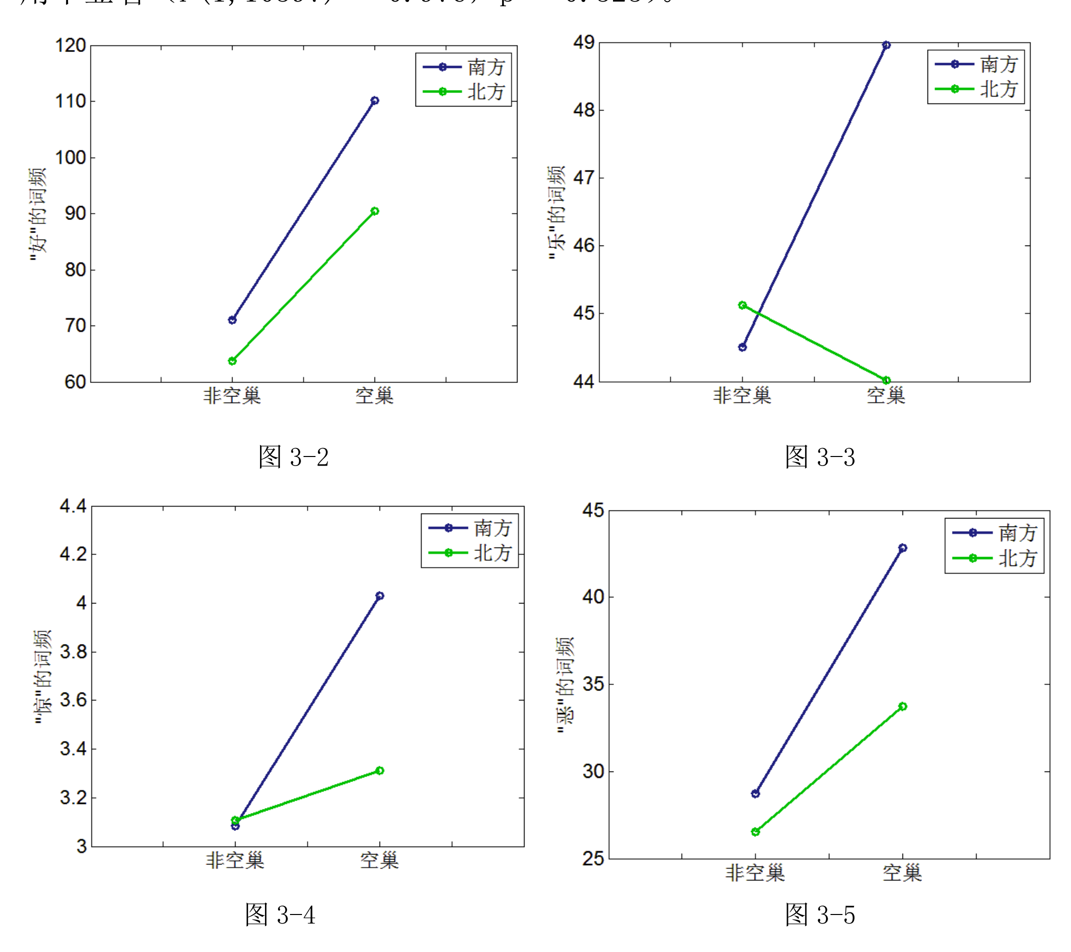


图 3-1 空巢组和非空巢组在七种类型词汇表达上的差异

3.2 不同地域的空巢青年和非空巢青年在七种词汇表达上的差异

以七种不同词汇的使用频数为因变量，地域（南方、北方），是否空巢为自变量做双因素方差分析，结果表明：在“好”词的使用上，是否空巢差异显著，空巢组“好”类词汇的使用频率显著高于非空巢组(F(1,10397) = 61.216,p < 0.001),南北方差异显著，南方用户“好”类词汇的使用上显著高于北方用户（F(1,10397) = 8.934,p = 0.003）,二者交互作用不显著（F(1,10397) = 2.204,p = 0.138）; 在“乐”词的使用上，空巢组和非空巢组、南北方、二者交互作用均不显著（F(1,10397) = 0.232,p = 0.63; F(1,10397) = 0.500,p = 48; F(1,10397) = 2.204,p = 0.23）; 在“惊”词的使用上，空巢组和非空巢组差异显著，空巢组“惊”类词汇的使用频率显著高于非空巢组(F(1,10397) = 10.395, p = 0.001),南北方差异不显著（F(1,10397) = 3.072, p = 0.079）,

二者交互作用显著（F(1,10397) = 5.358，p = 0.02)，简单效应分析表明南方空巢组“惊”字词的频率显著高于北方空巢组（p = 0.019)，但非空巢方组的南北方差异显著（p = 0.995）；在“恶”词的使用上，空巢组和非空巢组差异显著，空巢组“恶”类词汇的使用频率显著高于非空巢组(F(1,10397) = 37.572,p < 0.001),南北方差异显著，南方用户“恶”类词汇的使用上显著高于北方用户（F(1,10397) = 8.989 p = 0.003）,二者交互作用显著（F(1,10397) = 4.141,p = 0.041)，简单效应分析表明南方空巢组“,恶”字词的频率显著高于北方空巢组（p = 0.731)，但非空巢方组的南北方差异不显著（p = 0.003）；在“惧”类词汇的使用上,空巢组和非空巢组差异显著(F(1,10397) = 10.463,p = 0.001),南北方差异显著和二者交互作用不显著（F(1,10397) = 0.587，p = 0.587；F(1,10397) = 0.250，p = 0.249）；在“哀”词的使用上，空巢组和非空巢组差异显著，空巢组“哀”类词汇的使用频率显著高于非空巢组(F(1,10397) = 4.637，p = 0.031),南北方差异显著，南方用户“哀”类词汇的使用上显著高于北方用户（F(1,10397) = 4.810，p = 0.028）,二者交互作用显著（F(1,10397) = 5.900，p = 0.015)，简单效应分析表明南方空巢组“哀”字词的频率显著高于北方空巢组（p = 0.006)，但非空巢方组的南北方差异不显著（p = 0.998）；在“怒”类词汇的使用上，空巢组和非空巢组差异不显著(F(1,10397) = 3.532，p = 0.060)，南北方差异显著（F(1,10397) = 3.945，p = 0.047）,二者相互作用不显著（F(1,10397) = 0.976，p = 0.32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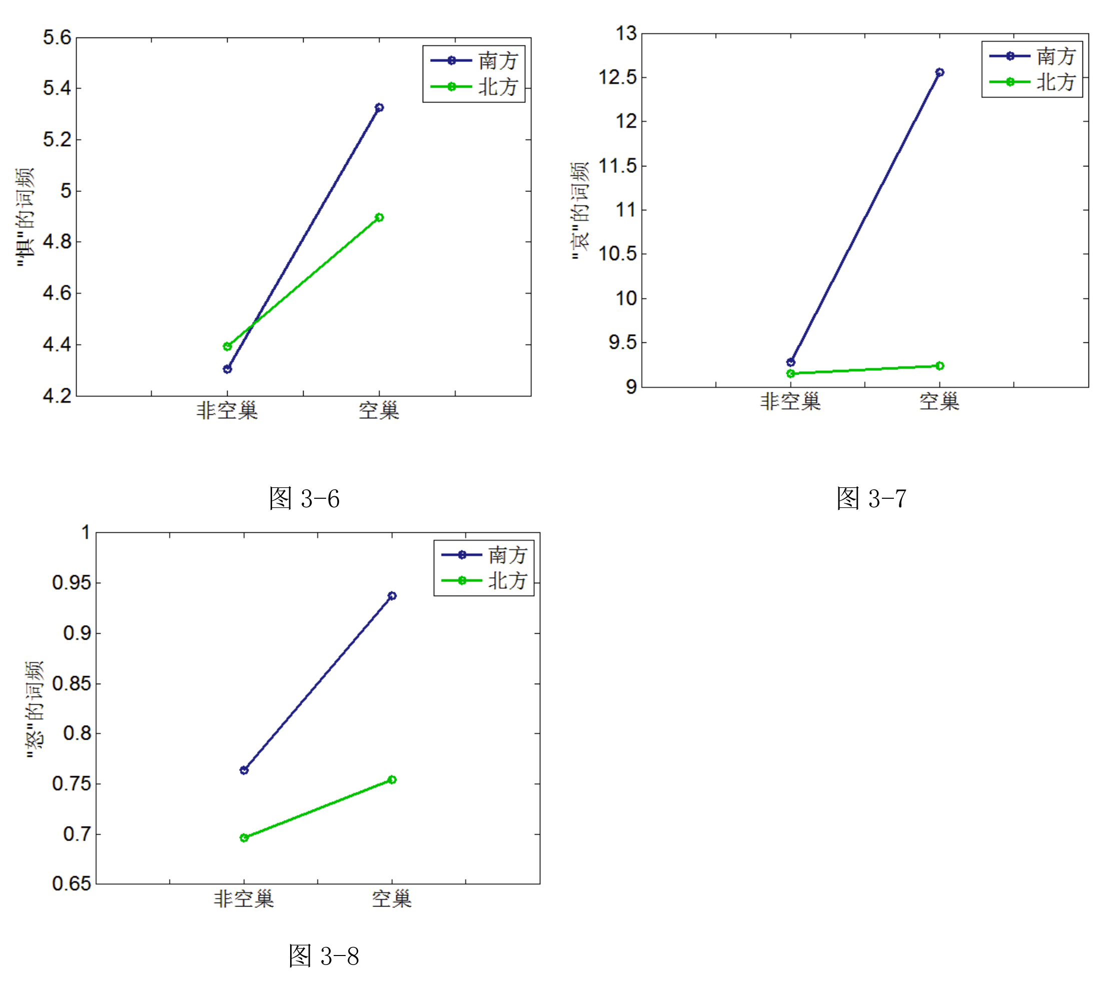


图 3-6

图 3-7

图 3-8

图 3-2 – 3-8 不同地域与空巢情况对各个类型词词频差异的影响

3.3 不同性别的空巢青年和非空巢青年在七种词汇表达上的差异

以七种不同词汇的使用频数为因变量，性别（男性、女性），是否空巢为自变量做双因素方差分析，结果表明：在“好”词频的使用上，空巢主效应显著，空巢组“好”类词汇的使用频率显著高于非空巢组（$F(1,13036) = 76.588$，$p < 0.001$），性别主效应显著，男性在“好”类词汇的使用上显著高于女性（$F(1,13036) = 83.903$，$p < 0.001$），空巢和性别的交互作用显著（$F(1,13036) = 9.778$，$p = 0.002$），简单效应分析表明，空巢组的男女差异显著大于非空巢组的男女差异；在“乐”词频的使用上，空巢主效应不显著（$F(1,13036) = 0.544$，$p = 0.544$），性别主效应显著，男性在“乐”词频的使用显著好于女性（$F(1,13036) = 8.231$，$p = 0.004$），空巢和性别的交互不作用显著（$F(1,13036) = 0.371$，$p = 0.371$）；在“惊”的使用上，空巢主效应显著，空巢组“惊”类词汇的使用频率显著高于非空巢组（$F(1,13036) = 7.262$，$p = 0.007$），性别主效应显著，男性在“惊”类词汇的使用上显著高于女性（$F(1,13036) = 56.235$，$p < 0.001$），空巢和性别的交互作用显著（$F(1,13036) = 13.241$，$p < 0.001$），简单效应分析表明，空巢组的男女差异显著大于非空巢组的男女差异；在“恶”词汇的使用上，空巢主效应显著，空巢组“恶”类词汇的使用频率显著高于非空巢组（$F(1,13036) = 50.801$，$p < 0.001$），性别主效应显著，男性在“恶”类词汇的使用上显著高于女性（$F(1,13036) = 54.532$，$p < 0.001$），空巢和性别的交互作用显著（$F(1,13036) = 0.018$，$p = 0.014$），简单效应分析表明

空巢组的男女差异显著大于非空巢组的男女差异；在“惧”使用上，空巢主效应显著，空巢组“惧”类词汇的使用频率显著高于非空巢组(F(1,13036) = 13.257，p < 0.001)，性别主效应显著，男性在“惧”类词汇的使用上显著高于女性（F（1,13036） = 23.656，p < 0.001)，空巢和性别的交互作用显著（F（1,13036） = 5.071，p = 0.024）简单效应分析表明，空巢组的男女差异显著大于非空巢组的男女差异；在“哀”词汇的使用上，空巢主效应显著，空巢组“哀”类词汇的使用频率显著高于非空巢组（F（1,13036） = 6.642，p = 0.009)，性别主效应显著，男性在“哀”类词汇的使用上显著高于女性（F（1,13036） = 9.784，p = 0.001)，空巢和性别的交互作用显著（F（1,13036） = 6.092，p = 0.135）简单效应分析表明，空巢组的男女差异显著大于非空巢组的男女差异；在“怒”词频的使用上，空巢主效应显著，空巢组“怒”类词汇的使用频率显著高于非空巢组（F（1,13036） = 3.852，p = 0.050）,性别主效应显著，男性在“怒”类词汇的使用上显著高于女性（F（1,13036） = 37.937，p < 0.001)，空巢和性别的交互不作用显著（F（1,13036） = 0.739，p = 0.73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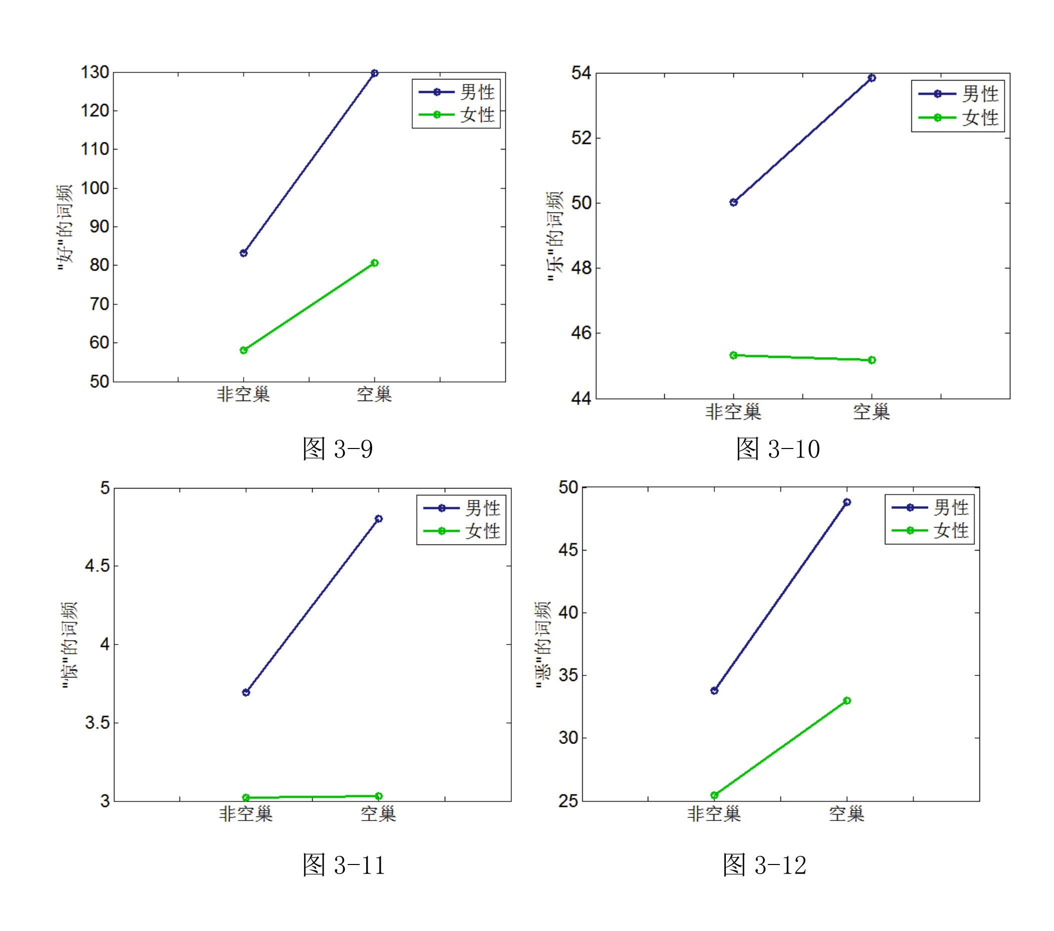


图 3-9

图 3-10

图 3-11

图 3-1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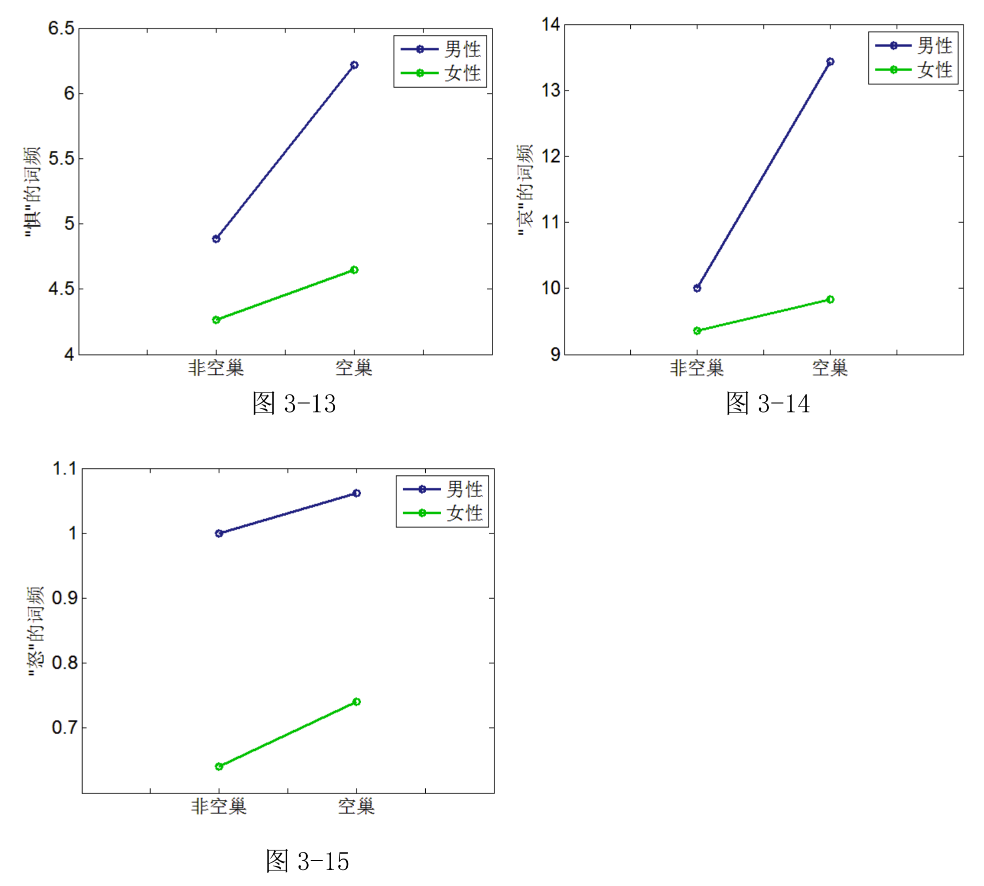


图 3-13

图 3-14

图 3-15

图 3-9 – 3-15 不同性别与空巢情况对各个类型词词频差异的影响

4 讨论

4.1 “空巢青年”和“非空巢青年”在不同维度的情绪表达存在差异

从结果中可以看出，“空巢青年”和“非空巢青年”在“好”（尊敬、赞扬、相信、喜爱）、“恶”（烦闷、憎恶、贬责、妒忌、怀疑）、“哀”（悲伤、失望、疚、思）、“惧”（慌、恐惧、羞）、“惊”（惊奇）这五类词汇表达上有不同，“空巢青年”在这五个维度上比“非空巢青年”有更多的表达，这一结果虽然与我们之前预测的“空巢青年”在各个情绪维度上都会比“非空巢青年”有更多的表达有所不同，但存在差异的这五个维度既有积极的情绪也有消极的情绪，基本包括了大多数情绪。可以看出，“空巢青年”会在网络上进行更多的情绪表达，以此进行“网络情绪调节”，但并不是单纯的“网络情绪宣泄”。空巢青年由于现实生活中处于独居状态，人际关系的相对缺乏，会更倾向于在网络中进行自我表达，建立人际关系。

4.2 “空巢青年”和“非空巢青年”情绪表达的地域差异

“空巢青年”和“非空巢青年”在情绪表达上存在地域差异。南方的“空巢青年”相比于北方的“空巢青年”会更多表达“惊”（惊奇）、“恶”（烦闷、憎恶、贬责、妒忌、怀疑）、“哀”（悲伤、失望、疚、思）类情绪词语。这一结果除了揭示出南方的“空巢青年”相比北方的“空巢青年”会在网络上有更多情绪表达之外，值得关注的一点是这些基本属于消极情绪类别。但我们不能据此说南方的“空巢青年”会有更多的负性情绪。从结果图中可以看到，南方空巢青年有更多的情

绪表达是一贯的，不论那种类别，而且在几种情绪类别中，“好”类词表达的更多。所以我们可以根据结果推断的是北方“空巢青年”相比于南方“空巢青年”更少表达负性情绪。对于这一结果可以有两种解释，一种是北方的“空巢青年”更属于“积极空巢型”，也就是他们确实没有什么负性情绪需要表达，另外一种解释是北方的“空巢青年”会更加不愿意去表达自己的负性情绪，究竟那种解释更符合实际情况还需要更进一步的探究。

4.3 不同维度的情绪表达的性别差异

本研究结果发现，不论是在“好”(尊敬、赞扬、喜爱、相信)、“乐”(快乐)这类正性情绪表达上，还是在“惊”(惊奇)、“恶”(烦闷、憎恶、贬责、妒忌、怀疑)、“哀”(悲伤、失望、疚、思)、“怒”(愤怒)负性情绪表达上，男性的词汇使用频率都显著高于女性。这与前人的研究结果不一致[13][15]。解登峰[15]发现男性属于网络情绪调节的“网络情绪忽视---抑制型”，在网络情景中多采用理性的方式来调节情绪，常常抑制和忽视自己的情绪体验。而女性属于网络情绪调节的“网络情绪宣泄型”，更善于在网络上传递或者表达自己的情绪来获取别人的同情和支持。因此，男性青年究竟属于哪一种网络情绪调节类型还有待于进一步的探究。

4.4“空巢青年”和“非空巢青年”情绪表达的性别差异

“空巢青年”和“非空巢青年”在情绪表达上均存在性别差异，但是“空巢青年”在表达“好”(尊敬、赞扬、喜爱、相信)“惊”(惊奇)、“恶”(烦闷、憎恶、贬责、妒忌、怀疑)、“哀”(悲伤、失望、疚、思)这五类情绪时所存在的性别差异要大于“非空巢青年”在这些情绪表达上的性别差异。张晶慧[20]发现，个体对于社会支持的利用度在性别上存在显著差异，女性对于社会支持的利用度高于男性。这是受到中国传统观念的影响，家长通常会给予女孩更多的关注与支持。其次，由于女性本身的性格特点，在感到孤独或者遇到问题时，会更加主动地寻求亲人和朋友的支持，因此，女性的“空巢青年”和“非空巢青年”在社会支持水平上并显著差异。然而，男性青年对于社会支持的利用度比较低，空巢男性青年由于长期独居、生活单一、交友范围有限，所获得的社会支持比非空巢男性青年更少，孤独感程度更高，更容易通过网络表达自己情绪来寻求情感支持，建立人际关系。因此“空巢青年”在情绪表达上所存在的性别差异要高于“非空巢青年”这些情绪表达上的差异。

男性的“空巢青年”比女性“空巢青年”在表达“惊”(惊奇)、“恶”(烦闷、憎恶、贬责、妒忌、怀疑)、“哀”(悲伤、失望、疚、思)这四类负性情绪词的频率更高。这可能是与我国社会背景、社会传统有关。在我国，男性有更大的社会压力和社会责任，在外打拼的空巢男青年通常要面对工作、买房、买车、赡养父母等等问题，存在一定的焦虑、孤独、抑郁以及缺乏安全感等消极情绪体验，但是，长期独居和职场竞争，使男性空巢青年群体缺少现实的情绪倾诉对象，因此，他们通过网络宣泄情绪。其次，男性通常被认为是情绪稳定的、沉稳的，所以在日常生活中男性更多地抑制自己的情绪，更倾向于采用内敛和克制的情绪表达方式。但是，在网络情境中，少了现实生活中社会文化的约束，男性更容易公共表达自己内心真实的情绪。

另外，我们还发现男性“空巢青年”比女性“空巢青年”在表达“好”(尊敬、赞扬、喜爱、相信)这类情绪词语的频率也更高，即男性“空巢青年”在微博上比女性更容易表达“好”(尊敬、赞扬、喜爱、相信)这类积极情绪。网络

为男性空巢青年提供了一个好的宣泄渠道，具有相同经历和身份认同的青年在网络中群聚，在排解消极情绪、寻求理解和感情寄托的同时，也会表达一定的积极情绪相互鼓励，建立人际关系[21]。

5 总结

本研究首次基于微博大数据分析来探讨“空巢青年”和“非空巢青年”在情绪表达上的差异性，以及“空巢青年”和“非空巢青年”情绪表达的地域差异和性别差异，这对于社会关注“空巢青年”这一特殊群体的心理健康具有重要的意义。对于“空巢青年”的家人而言，应给予“空巢青年”更多的社会支持，不仅仅是物质上的支持，更重要的情感支持，理解他们内心的需要，提升他们的安全感。对于政府而言，应该提高社会保障和住房保障水平，给在外打拼的“空巢青年”提供更多的资源，比如建设更多的经济使用房等，使“空巢青年”在能够在打拼的城市中有房可住，增加他们的归属感。

参考文献：

[1] 豆小红.(2018).“空巢青年”群像的社会心理诊断与支持.甘肃社会科学(1).

[2] 何绍辉.(2017).“空巢青年”群体的多维解读.中国青年社会科学(03),45-50.

[3] 于安龙.(2017).“空巢青年”现象:表现、成因与认知态度.前沿(7),78-82.

[4] 聂伟,风笑天.(2017).空巢又空心?——空巢青年的生存状态分析与对策.中国青年研究(8), 57-63.

[5] 王舒窈（2017.异乡里的独居者[D]. 南京大学.

[6] Russell, D., Peplau, L. A., & Cutrona, C. E.. (1980). The revised UCLA loneliness scale: concurrent and discriminant validity evidence'. Journal of Personality & Social Psychology, 39(3), 472.

[7] 吴秀生,袁锦芳.(2006).家庭亲密度和适应性与大学生的应付方式.中国组织工程研究,10(14), 38-40.

[8] 邓丽芳,郑日昌.(2013).家庭功能与大学生情绪表达性、孤独感的关系.心理与行为研究,11(2),223-228.

[9] 姚琦,马华维,阎欢,陈琦.(2014).心理学视角下社交网络用户个体行为分析.心理科学进展, 22(10), 1647-1659.

[10] 廖慧云,钟云辉,王冉冉,唐宏.(2016).大学生手机成瘾倾向、自尊及羞怯与人际关系困扰的关系.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 24(5).

[11] 侯日莹,杨蕊,胡洁蔓,姜博.(2016).长春市大学生手机成瘾倾向与述情障碍的关系.中国学校卫生,37(3),361-363.

[12] 张敬赞, 姜媛.(2017).大学生情绪调节策略对人际困扰与手机成瘾作用的研究.现代预防医学(18), 98-101.

[13] Xie D, Lu J,& Xie Z. (2015). Online emotion regulation questionnaire for adolescents: development and preliminary validation. Social Behavior & Personality 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43(6).

[14] Mcrae,K.,& Ochsner, K.N.(2008).Gender differences in emotion regulation: an fmri study of cognitive reappraisal. Group Process Intergroup Relat, 11(2), 143-162.

[15] 解登峰,谢章明.(2017).潜在类别分析在大学生网络情绪调节分类中的应用.中国心理卫生杂志(3).

[16] 赵进法,程灶火.(2018).大学生负性情绪与孤独感的影响因素研究.兰州教育学院学报(8).

[17] Wei, M. , Su, J. C. , Carrera, S. , Lin, S. P. , & Yi, F. . (2013). Suppression and interpersonal harmony: a cross-cultural comparison between chinese and european americans. Journal of Counseling Psychology, 60(4), 625-633.
[18] Talhelm, T., Zhang, X., Oishi, S., Shimin, C., Duan, D., Lan,X., & Kitayama, S. (2014). Large-scale psychological differences within China explained by rice versus wheat agriculture. Science, 344, 603-608.
[19] 徐琳宏,林鸿飞,潘宇,任惠,陈建美.(2008).情感词汇本体的构造.情报学报 27(2),180-185.
[20] 张晶慧,特岗教师的职业倦怠、工作生活质量、社会支持的现状及其关系研究[D].云南师范大学,2015.
[21] 胡玉宁,祁彬斌,朱学芳.从“空巢”心态到“集群”行为:“空巢青年”现象透视与网络映射[J].中国青年研究,2017(08):36-43+84.

(通讯作者: 朱廷劭 E-mail:tszhu@psych.ac.cn)

作者贡献声明*:

王亚猛：提出研究思路，查找情感词词库，数据处理
刘佳丽：数据分析，撰写结论部分
王静文：检索文献，撰写引言部分
臧奋英：设计研究方案，撰写研究方法
于祎雯：撰写结果部分
朱廷劭：提供数据样本、论文指导